

四
書
訓
義

一
函
六
冊

四書訓義卷二十八

孟子四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郭當作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

如人和也

也本作沱
粟本作藁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訓義孟子曰諸侯之失道言兵者亂之也以爲戰而能勝則可以威服天下而

何用此迂遠難行之道爲哉乃戰不息而勝不可必詭勝詭敗以自趨於危亡不知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卽以戰言又豈違道而有常勝之理乎則吾且與之言兵今之言兵者有二曰天時曰地利而君子之以道得民者則曰人人和人而非以戰也乃卽以之與天時地利較勝於戰而得失之數有不曉然者哉孤虛衰王觀星占氣皆以人之小慧測天而非天無心之化必嘖者也較而論之不

如地利之爲攻爲守有便不便之成形矣乃天地可乘而不可乘也以人用地非以地而用人進退勇怯地能爭利於俄頃而得失無定理不如人和之無所往而不同心戮力者明矣此其明明不相如之情形嘗亦取成敗已然之迹而驗之乎不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有可守之地而環而攻之乎乃守者終固攻者終潰曠日持久之中以天時言必有福德在我而刑害在彼之日矣然而終不能勝者則以城郭爲可據之形勞逸俯仰之勢殊非天時之說有其窺測之言而無實也天時不如地利不亦較著乎地利實而天時虛其得失且然況人和哉夫不有城非不高者乎我可馮以俯擊也池非不深者乎敵難薄而相迫也藉以守險而禦敵者存乎兵革乃革非不堅緻而兵非不犀利矣有險可據而持久者存乎食乃米粟又非不積之多矣然而敵一至則委而去之曾不能食其米粟用其兵革嬰城池以一戰者亦往往而有則何也惟上下離心而浮言煽動於前潰散終不可止則惟人心不和之故地利不如人和不亦較著乎由此言之天時勿論矣地利可恃而終不可恃欲操常勝之術而但倚山河之

固此亾國喪師之所以積也故語有之曰封疆之界所以域民而使民之終不離叛者不在此也禁之而不戢有不禁而自安者也山谿之險所以固國而使民之共保吾國者不在此也有險者或亾而無險者固存也兵革之利所以威天下而使吾民之勢盛而敵不敢輕者不在此也如林者倒戈而制挺者可撻也人和之有聚而無散有安而無危有勇而無怯明矣乃所以不恃彼而恃此者將何以致之哉道而已矣民有民之道恆產與恆心相因而有君有君之道善政與善教漸進而深好戰樂殺者不得而型仁講讓者得之也得之焉則人切元后父母之戴而助之者多失之焉則人有怨咨離叛之心而助之者寡其助寡乎則衆志一搖雖親戚亦革面以全生而降畔不可止誠多助矣則仁聲遠播將天下皆棄主以歸附而咸順無逆於是而興伐罪弔民之師焉吾所用者天下之所順也不期而會者盡乎五服所攻者親戚之所畔也聞風而附者在其宗臣故君子之師兵臨而瓦解以順人心之勢成其不嗜殺之心不戰而敵自服自古然矣或其黨邪醜正之有徒不度德量力而與我戰乎衆勢合而

勇自增桓桓赳赳之氣不可當也其勝必矣然則盡言兵者之說終不能如君子固結人心之本術情勢之一定而不易者乃好戰嗜殺之徒猶曰君子之道非可以制勝宜於古而不宜於今爭戰之世乃指天畫地以社稷生民供其邪說不亦深可惡哉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朝本作翰章內朝並直遙切惟朝將之朝如字讀幸本作牽今作幸俗譌造七到切不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郭本作郭本齊附庸國也今省作郭非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憂宜作惡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讀平聲下同前本作苛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

宐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侯本作然从彳亦通今寫从彳誤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

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
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讀平聲
嫌口擊反

上聲讀

慊恨也少也或作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嫌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
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
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
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
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
與有爲也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
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

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尙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訓義當分爭之際而欲成圖王之大業其失之也恆以其主之驕也君旣自習於驕而士復諂上以成其驕於是背道棄德皆惟徇其君之所好而莫之違未有可成者也君無不敢之心則不足以承靡諶之天命士無不可之志則不足以伸獨是之大謀乃士無其不可者而君遂怠乎其不敢此無他惟爲士者上以其君爲不足深言而內求諸己無道之可行德之可據也孟子思大用齊

以安天下其與齊廷之臣志異道殊則所以自處之禮亦殊此其深心卓識齊君不知齊臣不知卽及門之士兄弟之間亦不能知而孟子獨以其不可者欲動齊王不敢之心以抑其驕而使遜志於道德故游於羣不相知之中不得不詳辨焉孟子以客卿之禮不與趨朝之常數而將朝王必有關於興亡之大故而恐王謀不及此欲告之也乃王亦知請教於孟子矣而習於可召之臣不知驕之非道乃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則以有寒疾不可以風而不能矣詰朝而視朝焉如夫子惠而顧我則可得見也不識可乎辭之遜也亦孟子不可之氣象有以移抑其驕者使然而其心之驕不可奪也孟子於是不待躊躇直詞以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一如其來言之詞見吾之不可者與王相亢而無容下也乃王之稱疾託詞也則亦可知孟子之稱疾亦必託詞也於是而思孟子之不可召者何故則驕氣懲而促駕以來孟子之待王也厚而望之切矣至於明日而王未至則其不悟也可知乃出弔於東郭氏使王聞而知其無疾也公孫丑不足以知此乃曰昔者辭以疾夫子或有異焉然不可不存一周

旋委曲之意而今日弔無乃不可乎孟子以其不能體吾深心未可告也則應之曰昔者疾疾自疾也今日愈則愈矣今日自行今日之事也吾何所慊焉而不弔乎乃王則習見夫士之可召而不疑孟子之不可信爲果疾而使人問疾且醫來焉獨不思王之寒疾待人之問而需醫乎何已可挾詐以驕而孟子之必果疾而後可辭也孟仲子見孟子之不在而若慙若懼乃對曰昔者有王命適有采薪之憂今病小愈不敢自寧而趨造於朝以是爲可釋慙而掩過乎乃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仲子習家訓者也而亦如是千古不可屈之大義一時必伸之素志誰則知之且使孟子而如仲子之意遂中道而趨朝也則前此之辭果詐也果傲也許則必飭而傲不可長也而孟子之所以待王豈如是哉此其爲意丑且不知仲子且不知而王之不知可知也然則所以革王之驕心而使遜志於道德以成大業之深心期王之厚而不自失其正者將容已於大白乎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可因景丑以喻王乎而齊之臣果厚疑孟子之亢而丑不能無言矣景子以諂王求容之心而託之於天性民彝

冀以折孟子曰君子所必明者莫大於倫而倫有大焉者內而子事父外而臣事君尊親一也乃父子則主恩而情重於禮君臣則主敬而禮重於情父慈子而子且愈不忍不篤其恩君敬臣則臣何得不隆其敬乃丑見王之敬子也盈廷之所不逮而未見所以敬王且有大駭於羣心者何與孟子曰惡曾是不敬而可行於君臣之際者乎而我豈過自亢而忘敬也乎謂我不敬是何言也子不明夫敬之義耳敬者藏於心而非飾之於外者也有諸中而抑必形於事者也敬之者尊之也而子謂我之不敬以齊人爲敬乎君道仁義而已矣成君之尊者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而已矣以此奉之於君則天下莫不尊親之美皆吾所效於君者也而齊人無有以與王言者嗜好則供之功利則謀之夫亦猶是天良之未泯豈以仁義爲不美乎其心曰王之所好者在是所可爲者在是而至仁大義之言不足與深論也則其以庸陋待王而疾視其危而不救不敬莫大焉我則學之也有其不可欺之素矢之也有不可隱之誠將使王居仁由義而盡堯舜之道非此者以爲負王恩禮之勤而心有所不敢則夙夜自矢

大庭無愧之忱豈齊人之所能及哉而子何謂我不敬邪景子曰以此爲敬王
藏於隱而可自託豈敬也哉勿亦欲自標榜以成一家之言自高尚其事而已
我之謂子不敬者實徵之人臣事君之禮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唯而不諾情
之迫也君命召不俟駕志之恪也今子固將朝矣非不欲見王而有所稱說乃
聞王命而遂不果則立意以與王相亢是與夫禮之所宜若不相似非禮無以
將敬非敬則不能率禮而何辭於不敬乎孟子曰禮所云者以君臣之分已定
而國家無事之日命官分職各有所司所宜趨之事而豈我今日與王之謂與
夫我今者合則進離則退所以願與王同事而不舍者將何爲也乃士之至於
王廷者以王之巍巍然據千乘之富侯王之爵奪其貧賤之守而志懾神沮有
言而不敢陳有道而不敢伸以使王日見其尊不期驕而自驕成乎無所能爲
之庸主耳則請言君子之所守與王者之所尚乎夫君子之所守有其必不可
者非廢君臣之義也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矣不可及者惡用淫吾意以思
及之乎乃彼以其富而我之仁可以竝育民物者何富如之彼以其爵而我之

義直方不屈者何貴如之我授自天而彼得之人吾行吾志焉不失吾仁義而不失吾貧賤吾何所歉而唯奔趨恐後以受命哉夫豈於君臣相敬之義有悖焉而曾子乃昌言之不慙則敬行於君臣之定分者一道而義正於進退之先者又一道也斯道也天之秩也卽天下人心之同然而無不可達者也故敬者敬其所當尊之謂而古今上下有必不可不尊者無時而或屈其理凡三則爵其一也以定分也齒其一也以明序也德其一也以尙賢也是以天下之人莫敢不貴貴焉莫敢不長長焉莫敢不賢賢焉而所以竝行而分用者有三在朝廷則莫如爵矣臣主之分已定率百爾以敬一人莫之易矣鄉黨則莫如齒矣子弟之率唯謹忘貴賤以事父兄莫之易矣至於世已衰而欲輔之以成久安長治之世民無主而欲長之以合九州一統之民則唯有德者可以任之天屬以先知先覺之任人待其己飢己溺之仁君抑恃以成蒞中國撫四夷之業望之重則道不可得而輕莫如德矣則爵亦一尊耳君以蒞百職庶尹而待榮待辱之士所必尊耳惡得挾此以慢天顯之齒帝簡之德哉然則吾誠有其可尊

者而欲唯唯諾諾辱吾德以耆老之年隨後進以奔趨誠有其不可者也夫士
既誠有其不可君知其不可而不敢之心不容已於競惕矣夫王者之所尙唯
有其不敢者故將大有爲之君其大有爲非小功小利之士所得與其規畫而
欲大有爲也必且於天命未集人心未一之先預有以定其經綸於其時分職
任功者有臣奔走禦侮者有臣下而奉命列班者有臣此皆可以不俟駕之禮
役之者也而其所夙夜基命於宥密坐論俯臨於萬國者則尤有臣焉此不在
可召之列者也坐而思之起而欲行之不決也非此臣而莫能決也則造廬以
請命焉其必如是者何也德本尊也而慢心一生則視爲平易無奇之德而權
謀之術可與竝驅道本可樂也而慢心一生則視爲淡漠不可好之道而嗜慾
之興分其定志尊之而後體道以經天下者見爲不可易樂之而後進德以一
王心者見爲無所强奉教於君子卽奉君子之教以宰制萬物而爲生民之主
苟不如是則邪佞進而主術維其不可足與有爲而賢者亦將如之何哉夫臣
則信可召也禮非無謂也而尊德樂道之主知君臣之分已定則吾尊尊樂樂

之志不可得而伸故名爲臣也而不敢遽臣之執師弟之誼而往學焉則崇齒貴德之道可與尊尊之禮並行而不悖是故湯知此矣於伊尹也學焉無異執贄橫經之禮也及其天下已定尹欲伸天子之尊退而就乎臣列湯之學已成尹乃可安其分故尹得以身任知覺而湯惟奉教以行其王不勞也桓公猶行此矣於管仲也學焉無異函丈請益之文也及其九合已成仲乃受上卿之命退而就乎臣列公之學已畢仲乃可謝其尊故仲得以意展大匡而桓惟受教以行其霸不勞也乃子所欲以臣子之常禮限不可召之臣者徒見今天下士諂而君驕有臣而無師以爲禮固然耳而今天下之君果何如邪地皆千里俛尊俛失而幅員相若德皆庸主以富以彊而功業無成莫能相爲統一以定天下豈其無相并之情無可乘之勢哉而其故非有他也其爲臣者君以爲然而然君以爲否而否則說其從己而好之若能令聞其所未聞見其所未見謀其所不能謀而如尹之可爲湯師仲之可爲桓師者則道德尊而志尙高以其不可屈也弗好之矣若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異是也聞其道而知己德

之不若與之謀而知己謀之不逮唯恐其言之不悉而任之不力兢兢然北面而師之不敢召也故驕心去而樂聞過樂聞過而喜於從善盈庭便佞之臣無敢閒也皆君不敢之心有以一臣民百姓之心而偕秉道以行也是以不勞而霸王成也此吾之所望於王者也而敬王之實蔑以加矣且夫所受教者不可召者也所教者可召者也若管仲者有取威定霸之才而未聞輔世長民之德然見諸侯之合離在我四夷之攘卻在我所假手於齊桓有國之資而惟吾爲者一匡九合之事可進可退可生可死而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而由仁由義有安齊以安天下之志有進可綏萬方退可傳萬世之道而肯早自屈於未學之先以就奔走在列之位乎此吾之所以自守者也子習見夫今天下君驕士慊之習乃欲以禮責我不亦過乎嗚呼孟子之心所欲白其志以望王者如此其大微喻之而不可不得已而暢言之亦已苦矣君子之得大行者君有特達之知而士大夫交相推敬以將順其君之美而同志之士能伸其意以喻不知者而使知則君子不自尊而尊自伸乃王不知也景丑輩不知也門人子弟